

Albert Camus

*Le Mythe de Sisyphe*



# 西西弗神话

〔法〕阿尔贝·加缪 著 沈志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lbert Camus  
*Le Mythe de Sisyphe*

# 西西弗神话

〔法〕阿尔贝·加缪 著 沈志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西弗神话 / (法) 加缪 (Camus, A.) 著; 沈志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12

(译文随笔)

书名原文: Le Mythe de Sisyphe

ISBN 978 - 7 - 5327 - 5204 - 1

I. ①西... II. ①加... ②沈... III. ①随笔—作品集

—法国—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3719 号

Albert Camus

**Le Mythe de Sisyphe**

**西西弗神话**

[法] 阿尔贝·加缪 / 著 沈志明 / 译

责任编辑 / 冯 涛 封面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5 插页 5 字数 71,000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5204 - 1/I · 2971

定价: 2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 - 52397878

献给帕斯卡尔·皮亚<sup>①</sup>

---

\* 本书书名“西西弗神话”已成为法文谚语，借喻“永久无望又无用的人生状况”。所以我们采用法语 *sisyphe* 的音译名，而不用希腊名 *sisuphos* 的音译“西叙福斯”。但本书中其余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名、地名一律采用国内约定俗成的译法。——译者注

① 作者的战友。1942 年加缪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在皮亚领导下从事文化、新闻等方面的工作。——译者注

吾魂兮无求乎永生，  
竭尽兮人事之所能。

——品达<sup>①</sup>

转引自《颂歌献给特尔斐竞技会获胜者之三》

---

① 品达(约公元前518—前438)，古希腊抒情诗人，尤以合唱颂歌著称。这两句诗转引自瓦莱里名篇《海滨墓园》再版题词(1930年)。瓦莱里引希腊原文为题词，但加缪用的是法语译文，现按法语题词译出。——译者注

## 目 录

荒诞推理 .....	1
卷首语 .....	3
荒诞与自杀 .....	4
荒诞的藩篱 .....	11
哲学的自杀 .....	28
荒诞自由 .....	49
荒诞人 .....	63
唐璜主义 .....	68
戏剧 .....	75
征服 .....	82
荒诞创作 .....	89
哲学与小说 .....	91
基里洛夫 .....	101
没有前途的创作 .....	110

西西弗神话 ..... 115

补编 ..... 123

    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

    荒诞 ..... 125

荒诞推理



## 卷首语<sup>①</sup>

下面的篇章论说一种荒诞感，即散见于本世纪的那种荒诞感，而不论及荒诞哲学。因为确切地讲，对时代我们尚不甚了了，所以必须首先申明，下列篇章得益于某些智者，这是最起码的诚实。我的本意是毫不掩盖，随处都会援引他们的真知灼见，并加以评论。

但同时有必要指出，荒诞迄今一直是当做结论的，而在本散论中则是出发点。从这层意义上可以讲，我的述评是临时性的，因为很难预料所采取的立场。本着只对一种精神病态作纯粹的描述，暂不让任何形而上、任何信仰混杂其间。这是本书的界限和惟一主见。

## 荒诞与自杀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至于世界是否有三维，精神是否分三六九等，全不在话下，都是些儿戏罢了，先得找到答案。如果真的像尼采所要求的那样，一个哲学家必须以身作则才受人尊敬<sup>②</sup>，那就懂得这个答案的重要性，因为接下来就会有无可挽回的行为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心灵是很容易感知的，但必须深化才能使人在思想上看得更清。

倘若我自问凭什么来判断某个问题比另一个问题紧要，我自答要看问题所引起的行动。我从未见过有人为本体论断去死的。伽利略掌握着一个重要的科学真理，但一旦这个真理使他遭遇生命危险，他便轻而易举地弃绝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行之有理<sup>③</sup>，但不值得。他的真理连火刑柴堆的价值都不如。到底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压根儿无关大局。说穿了，这是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反之，我倒目睹许多人，因为觉得生活不值得过而轻生

---

① 此标题为译者所加。

② 参见尼采《非现实的考虑》第三章《教育家叔本华》。——译者注

③ 从真理的相对价值而言，他做对了。相反，从生殖行为来讲，这位学者的脆弱性令人嗤笑。

了事。我也看到有些人，因某些思想或幻想给了他们生的依据而为之献身（世人称之为生的依据同时也是极好的死的依据）。基于此，我断定生命的意义是最紧迫的问题。何以见得？就所有的根本问题而论，我指的是可能导致死亡的问题或强烈激起求生欲望的问题。大致只有两种思维方式，即拉帕利斯思维方式<sup>①</sup>或堂吉诃德思维方式。惟有明摆着的事实并恰如其分地加上抒情的表达方式，才能既打动我们的感情又明亮我们的思路。对如此朴质如此催人伤感的主题，可以设想，精深而古典的辩证法应当让位于比较谦逊的精神气度，既出自人之常情，又富有同情心理。

世人一向把自杀只看做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则相反，首先研究个体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自杀这类举动，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是在心灵幽处酝酿的。本人则不知不晓。某天晚上，他开了枪或投了水。一天我听说，一位房产总监自杀了，因为五年前他失去了女儿，之后，他变了许多，此事“把他耗尽了”。甭想找到更确切的词了。开始思索，等于开始被耗。社会对此是无大干系的。耗虫长在人心中。必须深入人心去寻找。这种死亡游戏，从面对生存的清醒到越出光明的逃离，我们都必须跟踪相随和体察谅解。

有许多原因引起自杀。一般而言，最明显的原因不是最致命的原因。世人极少深思熟虑而后自杀（但不排除假设）。激发危机的起因几乎总是无法核实的。报刊经常谈起“隐私之痛”或“不

---

<sup>①</sup> 拉帕利斯(1470—1525)，法兰西元帅，骁勇善战，多次在重大战役中立大功。他奋不顾身，视死如归，在俗人眼里，近乎幼稚。——译者注

治之症”。这些解释虽然说得过去，但应当弄清出事当天，绝望者的某个朋友是否用满不在乎的口气跟他说过话。此人罪责难逃。因为这足以把他逼上绝路：所有未了的怨恨和厌倦统统促他坠入绝境。<sup>①</sup>

如果说很难锁定精神对死亡押宝的准确时刻和精确举措，那就比较容易从自杀行为本身取得假设的结果。自杀，在某种意义上，像在情节剧里那样，等于自供。就是自供跟不上生活，抑或不理解人生，也不要再在这些类比中走得太远，还是回到日常用语上来吧。那只不过供认“不值得活下去”罢了。生活，自然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世人一如既往做出生存所需的举动，出于多种原因，其中首要的是习惯。自愿死亡意味着承认，哪怕是本能地承认这种习惯的无谓性，承认缺乏生活依据的深刻性，承认日常骚动的疯狂性以及痛苦的无用性。

究竟哪种难以估算的情感剥夺了精神赖以生存的睡眠呢？一个哪怕是能用邪理解释的世界也不失为一个亲切的世界。但相反，在被突然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中，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这种放逐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对失去故土的怀念和对天国乐土的期望被剥夺了。这种人与其生活的离异、演员与其背景的离异，正是荒诞感。所有健全的人都想过本身的自杀，无需更多的解释便能承认，这种荒诞感和对虚无的想望有着直接的关系。

---

<sup>①</sup> 让我们借此机会表明本散论的相对性质。自杀确实可以跟一些光彩得多的思考联系在一起。比如，在中国革命中，有过所谓表示抗议的政治性自杀。——译者注

这部散论的主题正好涉及荒诞与虚无的关系，正好涉及用自杀来解决荒诞的切实手段。原则上可以肯定，一个表里一致的人，对他信以为真的东西应当付之于行动。故而对人生荒诞的信念应当支配他的行为。不妨抱着合理的好奇心自问，直言不讳而非惺惺惜惺惺地自问，是否这种支配的结果迫使人们尽快从一种不可理解的状况中解脱出来。我这里自然指的是那些言必信、信必果的人。

这个问题用明晰的措辞提出，可能显得既简单又难解。但假设简单的问题会引来同样简单的答案，显而易见的事就是显而易见的事，那就错了。推本溯源，把提问的措辞倒过来，不管自杀或不自杀，似乎只有两种哲学解决办法，要么是肯定的解决办法，要么是否定的解决办法，这未免太轻而易举了吧！应当重视那些疑团未解的人。窃以为他们属于大多数。我还注意到，一些人嘴上否定，行动起来好像心里又是肯定的。事实上，要是接受尼采的准则<sup>①</sup>，他们心里想来想去还是肯定的。相反，自杀的人往往对人生的意义倒确信无疑。这类矛盾经常发生。甚至可以说，在这一点上，相反的逻辑显得令人羡慕时，矛盾从来没有如此鲜明过。把哲学理论与宣扬哲学理论的行为进行比较，未免太俗套了。但应当明确提出，在排斥人生具有某种意义的思想家中，除了文学人物基里洛夫<sup>②</sup>、传奇

---

① 参见尼采《权力意志》第476页。大意是：“我否定五次”之后，“我的新思路却走向肯定”。——译者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重要人物，参见本书《基里洛夫》一节。——译者注

人物佩雷格里诺斯<sup>①</sup>和假设人物儒尔·勒基埃<sup>②</sup>,没有一位将其逻辑推至排斥人生的。有人说叔本华曾在丰盛的饭局上赞扬过自杀,并常拿来作为笑料引用。其实没有什么好笑的。叔氏不把悲剧当回事儿,虽然不怎么严肃,但终究对自杀者作出了判断。

面对上述矛盾和难解,世人对人生可能产生的看法和脱离人生所采取的做法,这两者之间,难道应当认为没有任何关联吗?对此,不可夸大其词啊!人对自己生命的依恋具有某种战胜世间一切苦难的东西。对肉体的判断相当于对精神的判断,而肉体则畏惧毁灭。我们先有生活的习惯,后有思想的习惯。当我们日复一日逐渐跑近死亡,肉体始终行进着,不可返回。总之,这个矛盾的要义包含在我称之为隐遁的内容中。比帕斯卡尔赋予“转移”一词的内涵,既少点儿什么又多点儿什么。致命的“隐遁”,即为希望,是本散论第三个主题。所谓希望,就是对下辈子生活的希望,应当“对得起”才行,抑或是自欺欺人:不是为生活本身而生活,而是为某个伟大的理念而生活,让理念超越生活,使生活变得崇高,给生活注入意义,任理念背叛生活。

这么说下去大有故意把水搅浑之嫌。至此,我们玩弄字眼,假装相信摒弃人生具有某种意义,势必导致宣称人生不值得活下去。其实,这两种判断之间没有任何硬性标准。只不过不要因上述的含

① 希腊犬儒派哲学家,于165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自焚。

“我听说战后一位作家誓与佩雷格里诺斯方式比高低,为引起公众对他作品的注意,写完第一本书就自杀了。他确实引起了注意,但书被认为写得很糟糕。”

此人很可能是安德烈·加耶,于1929年12月16日自杀,其时正出版的书叫《地球不属于任何人》,是本超现实主义的散文和诗歌集。——译者注

② 勒基埃(1814—1862),法国哲学家,神秘失踪于大海。——译者注